

小說組

優異獎

黃永亮

牛魔王與織女星墮落塵世的荒誕劇

(一)

河耿月涼時，牽牛織女期。剛好那一年香港濕地公園正式開幕，前些年被政府於新界河上捕得的小鱸，消聲匿跡一別經年，輾轉復出，不只沒有生宰，反倒聘了專家嚴格訓練，現今已成該地的招牌展品。羅密歐與我亦順道前往，熱一下鬧。老闆吩咐款待總公司委派過來的技術顧問，如果只是東逛一下西逛一下香格里拉酒店附近的名牌店，到山頂買一兩件紀念品，未免失禮。也不曾想過年薪幾十萬美金的技術顧問，同事告訴我，又是當年其中一名參與開發西鐵全線列車的部門主管，居然是這麼年輕的一位羅密歐。他才三十多歲，長得有些老實，直腦筋，不時髦，不很說話（因為他不懂廣東話），很白淨高大，宛然乃一張移居海外的華僑長相。初看起來，就算鼻子挺了些兒，舉止神態西洋式了些兒，他與土生土長的我以及我們根本同一模樣，然而，後來再看，外國人的部分竟比本地人的部分稍多了些。不知怎的也不知何時，他就有了羅密歐這個名字。他的英語說得半分不像祖籍香港的人，普通話亦規規矩矩的懂得一些，比我多，只有廣東話說得半鹹不淡，教人好笑。羅密歐在香港沒有親人，他說，小時候就舉家移民到加拿大，所以假期的時候他最無聊，不是窩到酒店上網就是喝一下午的咖啡。外國人就這麼閒情的了，也好這樣，我介紹他到什麼地方，他二話不說即是一聲：“All Right，去吧。”

羅密歐乃是香港西鐵列車開發的海外隊伍成員，今年遠赴東南亞地區面積最大的八鄉維修車廠，進行考察任務，暫留數月，才算親眼見過自己的製成品。然而，要不是我，他也沒試過正式

掏腰包，買一次票，等一次月台，搭一次三十點五公里的車。我們先到中環站轉車到東涌線，到了南昌站再轉西鐵，兩次電梯，一次升降機，走兩條長長的走廊，先拐左，岔口直行轉右，共通三次出入閘門。他十分驚訝我居然能夠走得這麼的快，而且不看路標亦半分不似迷路。

我笑笑，列車亦到了站：“合併之後會好一些。聽說，再等兩三年吧。”

羅密歐似乎對合併之事沒多理會，上了車，只盯緊了路線板：“錦上…路…站——Kam Sheung Road Station…錦上路？”

我說：“這裡附近就是我們的維修中心了。”

只見他問：“沒有聽過，Kam Sheung Road在什麼地方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就是…過了荃灣西，未到元朗，應該——在新界的…上水附近吧。”

料不到身後一人忽叫，聲音洪亮：“你係咪白痴架，後生仔。有冇常識架你，上水同元朗都唔識分，一個係新界北，另一個係新界西，選區都唔同啦，盲丙。睇你兩件薯頭都未搭過輕鐵架喇。”說罷，自顧自的昂頭望向車廂裡的電視。

新界西和新界北、荃灣西和元朗、上水和錦上路，到底是否相連，是否同一區域，對羅密歐來說，意義不大；對我亦然。咱們聳肩苦笑，沒再追問。如今直上銀河去，同到牽牛織女家，再望那人，乃一位中年婦女，穿涼鞋，紮髻，不施脂粉，臉色甚差，像是瘀青了一塊的草莓，本是甜的，這麼一跌，乃苦了。她肩上一個“服務市民”環保袋，前面的小型手推車，滿了整整一打未開封的沐浴露。羅密歐一怔，只見她自備了吸盤掛勾，早已貼上車廂玻璃，勾住大袋毛巾和兩雙鞋子。

中年婦女似乎鬧上了癮，啐一啐口，又喃喃的說：“之不過咁，你地就梗係冇聽過錦上路啦。廿年前都仲未有錦上路，梗係冇人聽過啦。路你個頭，錦——上——村——呀，全錦田最大大水果條錦上村呀，你地有聽過喇掛？”

羅密歐笑笑，沒有說話。

中年婦女當真愕了起來，詫異問道：“姓鄧果條錦上村喎，未聽過？”

我不用替他翻譯，他早已搖了頭。只不知是聽不明白，沒聽過抑或不記得。或者我感到他剛才的反應有些過敏，更似是否認。我來不及追問，列車已頃刻駛到了天水圍站。要不是羅密歐提醒了我，也不記得這乃香港最長的四百六十米候車月台，然而，車門甫一打開，偌大的月台同樣逼得混亂一片。我和羅密歐趕不上眾人節奏，只見車廂倏一剎間空了大半，顯得說不出的清冷。

（二）

廿年前沒有錦上路，只有一條錦上村。錦上村有村戶數百，大半姓鄧。錦上村有牛，也有牛郎。維天有漢，鑒亦有光。錦上村有牛郎，自有織女。皎彼織女，終日七襄。錦上村的織女當然姓鄧，名么兒，村長鄧公三房么女。牛郎本叫劉國榮，後來嫌了筆劃太多，鄧么兒又一直叫他“牛呀——劉呀——”如此這樣，從小叫到了大，有時候叫他，有時候叫他家的大水牛，於是就叫牛國榮起來，沒人的時候，鄧么兒低聲叫他牛郎，他有時候叫她么兒，有時候叫她織女。牛國榮告訴她，織女星乃是天琴座最亮的恆星，他總愛望天，望得很遠，望一整夜也不看她，她就生氣，又不生氣，只用力抽他身旁的牛，伴他身旁。雖則七襄，不成服章。兩小伙子自小交往甚密，惹了鄧大奶奶的不悅。鄧公男丁不少，就沒想到老來得了一女，自然最疼。他要鄧么兒嫁得好，就不嫁得牛郎。睨彼牽牛，不認服箱。劉氏只不過遠房外姓，同村不親，家裡貧，只人丁多。牛國榮排行第四，長兄家強，二兄家傑，三姐美珍，另有小弟國華，他和兄長一樣，長得高大、健碩、勤勞，像牛，然而，他性格偏不像牛，在家裡給小弟和三姐欺負，在學校給同學欺負，得鄧么兒替他出頭。他喜歡讀書。而鄧么兒，反而像牛，鄧公自小把她寵上了天，後來就管她任性不到了。鄧么兒又頑皮、又硬脖子，是村裡第一惡霸，

誰都怕她，怕她姓鄧又怕她兇狠；又是學校第一班花，男孩子都找她一塊兒玩，她就不理，誰賴她的皮，她就踢誰的子孫兒。她只賴在牛郎和他的牛身旁，別的孩子心裡明白，然而，只偷偷說，不敢說得大聲，誰都怕鄧么兒皺一下小眉頭。而牛郎，放牛的時候愈看就是愈多的書，鄧么兒藉口叫他教功課，他就教，鄧么兒想玩什麼，他就玩，想去哪兒，他就去。到了晚上，牛郎望他的星，後來不望，只望鄧么兒。他亦是喜歡她的，經常告訴她星星的故事和名字，那是天鵝座、天鷹座，那是什麼的河鼓星，那是什麼的織女星。他也許知道這些就叫浪漫了。鄧么兒也漸漸懂得這些就叫浪漫了。秋風蕭瑟天氣涼，牛郎的牛仍默默吃草，草木搖落露為霜，不時低吟。那一天，鄧么兒一直沒有出現，又到了晚上，她才鬼祟到芭蕉樹下找牛郎。夜色正濃，群燕辭歸雁南翔。牛郎一怔，見她穿了一身整齊的校服，紅腫了一雙水汪的眼。後天鄧么兒就上中學了，鄧公花錢薦她升了國際學校。牛國榮沒錢，只讀村口中學。鄧么兒不捨得她的牛郎，哭了一天，牛郎不禁笑了，錦上村不就是錦上村嘛，變不了的；她就咬牙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，唔准笑，笑乜呀笑，好好笑咩，同你講笑呀，仲笑，笑你老母。她第一次打她心愛的人。她第一次感到痛。她第一次在男人的面前脫了內褲，把校服的白長裙揭起，就這樣抖住冷冷的身體，張開了腿，躺在大水牛的背上。她第一次。牛郎就吻她的小乳頭，吻她的小臉蛋，撫摸她私處稀疏的毛，抱住了她，聞她的呼吸，聞她的小腋窩。牛郎咬她的手指尖，終於，脫下了褲子。然而，牛郎沒有給鄧么兒第一次的痛。他說，我不敢。她問，什麼時候你才敢。他說，你是織女，我也許是牛郎，就欠了一條橋。她問，怎樣的橋。他說，最偉大的橋。她哭了，青馬大橋已經動工了，你怎麼趕得及。他笑了，青馬大橋到不了錦上村。星漢西流夜未央，鄧么兒動也不動，半裸了身子，直到天亮。後來，牛郎一家回歸之前竟移民走了，來不及道別，鄧么兒不記得他去哪了，牽牛織女遙相望，只記住他欠她的，負了她的，爾獨何辜限河梁？也許，沒有什麼是變不了的，不見了牛，

不見了牛郎和織女。也後來，應了鄧么兒的驗，政府宣佈，西鐵計劃準備正式動工。廿年後沒有錦上村，只剩一列通往錦上路的列車。

（三）

煙霄微月淡長空，銀漢秋期萬古同。幾許歡情與離恨，年年並在此霄中。羅密歐走了不久，香港迪士尼就隆重的開了幕。

牽牛六星，在天河東，開幕不久，香港迪士尼公開招募數以百名樂園大使，將歡樂送給所有入場遊客，上抵天津扶筐，又名天穀，木星也，享受畢生難忘的奇妙旅程，天之關梁，日月五星之中道，主犧牲之事。鑑於近月天水圍屢次發生負資產家庭燒炭及墮樓身亡的倫常慘案，香港迪士尼表示甚為關注，特別安排私人旅遊巴士將大批願意接受再培訓的失業人士接送到場，優先進行面試和筆試。不料應徵人數遠超預期，只數百空缺即引來近萬天水圍居民蜂擁而到。織女三星，在河西北，又名東橋。我混在人群之中採訪，只見面試人龍最先一人，手持皮包，自備了小凳和電風扇，一面搖住葵扇，一面在剝花生來吃，吐了半地。那人好不面熟，忽見她向身後互有推撞的另一中年婦女破口大罵，皺起一雙霸道的眉，這才認得竟是前些時候遇上的中年婦女。天帝之女，水官也，眾同行與我見她站起身來，挺直腰板昂高了頭，與其他到場居民口角不斷，冷一言，嘲一語，不久愈罵愈大聲，勢將動手，穿制服的工作人員當即上前勸阻，勸阻不成，反被她直指來罵，罵什麼的，春夏必先見，主果蓀絲棉珍寶，三星俱明天下平，女工善。攝影師向我示意，當然不放過，趁後面起哄，叫了一聲開麥拉——

“香港迪士尼正午就數百職位空缺進行面試招聘，月薪介乎八千至一萬五千，遠高於市面同等學歷要求的一般職位，因而吸引大批失業人士到場輪候。據日前宣佈，香港迪士尼將優先聘用坊間以悲情城市來形容的……”

晚間新聞報導的直播中途，她冷不防在我背後青筋暴現般大

喝。

“悲你老母，我姓鄧——”

這一聲，喝得幾百萬電視機前的觀眾倏是一怔。

她告訴我。

她以前的名字叫鄧么兒。

那時候，未有什麼的悲情城市，只是一片漁池。

（四）

在錦上村看到鄧么兒的那一年，她已剛考完了會考。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，佇在芭蕉樹下，袋子就扔到那一頭牛的背。只見她紮一根長長的馬尾，踢住拖鞋，隨行的律師代表與我尚沒來到村口，她早已挺起胸膛，纖纖擢素手，扎扎弄機杼，酒渦之間的少艾清澀吊詭得有如五月襲來的秋風，叫人猝不及防，那麼刮面的痛。她斜眼一下虎嘯似的勢頭，豎起手指，破喉直叫：“阿爸，阿媽，政府班衰人黎到喇——”

眾所周知，耽擱了十多年的西鐵計劃已勢在必行，不可再拖，政府亦一再催迫沿線車站的收地行動，只不明白，最不討好的苦差，乃是收地，而且更要收村民霸佔已久的地。鄧公在鄧氏一眾村民親族擁護之下，正襟危坐於鄉公所雕花木凳，拐杖篤篤兩聲緩不濟急，整條錦上村就屏息下來。鄧么兒記得最清楚，十多年後我做她的證婚人，她仍記得當年鄧公的一言一句。且聽她模仿鄧公劈面就是：“收乜呀收，拎地契出來。”然後，老氣橫秋的吁一口氣：“北宋初年，我地鄧氏祖先由江西省遷居廣東，嗰陣時開始，我地姓鄧既一代傳一代都住係錦田，洋鬼子未黎之前，清兵未入關之前，咳咳…錦上村就已經係姓鄧既。”目光似老鷹一掠，就像她老父般用力拍案而起：“仲有，明朝萬曆十五年，新安縣西部飢荒成災，我地錦上村既鄧氏祖宗解囊賑災，後來上表朝廷，咳…”她一面說，一面想像當年自己如何不住點頭。據我所知，大部分村民持有不具法律效力的地契，年份不一，條文含糊，以一般途徑考究起來，免不了十年八載，方有

定案。於是，唯一最有效率的方法恐怕只有逐尺量寸的高價收購。說好了要搞基建的政府萬料不到迫於顧了大局，就這樣賠了大大的本。數以千萬真金白銀的文件自我手上交到鄧公眼前。考慮了一下律師費、測量師費，以及銀碼，鄧公代表錦上村熱烈答應了。

鄧么兒接下來的後半輩子，仍恨她老父鄧公愚蠢。那一天，她含淚目送我們一行人的黑色房車離開錦上村，朝車胎扔石頭，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；其後，就一次接一次地含淚目送錦上村的鄧氏村民一家一戶離開錦上村，眾人什麼都沒帶走，只找了一輛的士匆匆載到美孚、荃灣、觀塘、油麻地和黃大仙這些市區地方居住了。錦上村的石頭都被她扔光了，扔到了市區。九七回歸前夕，鄧么兒的會考尚未放榜，鄧公已買下了荷李活廣場的樓花，錦上村的“阿爺個塊地”一賣就是三千多萬，於是他亦一買就買了十八樓A到D的單位。鄧么兒初時不願搬走，過不一時，有其他同學告訴她要移民外地了，成年人怕共產黨，後生的怕英文肥佬，都是一走了之比較好，與牛郎當年一樣，走的走了，留的，留不了，舊朋友各散西東，剩不了多少。於是，自小當頭兒當上了癮的鄧么兒暗地感到風光不再了，感到只自己一人做錦上村的霸王不但不威風，而且很土。鄧公要搬，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，她雖不捨得，但不用再做鄉下妹，也漸漸覺得不錯。當我應召將大貨車駛進錦上村的時候，鄧么兒居然是走在最前面托行李的，本來已坐上車，又狼狽的跌下來，趕到芭蕉樹下找那一頭牛。鄧么兒在牛的背上，用塗改劑刻上自己的新地址。寫了不夠，又把電話號碼、傳呼機號碼、學校地址、車站名稱，還有自己也不很懂得的電郵地址，密密的一併刻上，中英對照，前後左右，眼耳口鼻，直把可以刻的地方都畫得滿了。

也許就是這樣，到了最後……

只一頭牛，似乎為了什麼緣故，死死不肯離開芭蕉樹，攔在村口，像門神。

九七在即，急於完成西鐵計劃的殖民政府，最不想自己的輝

煌統治時代蒙上小污，被歷史注視到任何微不足道的遺憾。最後一任總督甚至親自視察錦上村，不知是忿恨或是愧疚於那一頭貞烈的牛。新聞大肆報導牠的負隅頑抗，已不能偷偷宰掉，亦不能任憑牠盤詰於西鐵工地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那牛，仍老樣子的守在芭蕉樹下，不動分毫。殖民政府素來逞強喜功，勢不罷休，政權移交前夕，不可失威，即派遣大批軍隊遠洋到港，採取強硬手段鎮壓錦上村的牛，這樣一來差點兒令香港回不了歸。萬料不到花耗這麼多時間和金錢擺平了一整條村，竟沒那一頭牛的辦法。

然而——

錦上村本來有一頭賴死不走的牛。其後，有一天，那一頭牛突然失蹤了。

香港也就這樣九七回歸了。

我將大貨車駛走，拐向高速公路前往荷李活廣場的同時，只見幾十輛混凝土車已急不及待駛進了村。

錦上村到底如何變成錦上路，具體情況我亦不很了解。只猜到，鄧么兒以前的記憶，絕大部分都變成高架天橋的巨柱。而鄧么兒的會考只有八分，鄧公有的是錢，她不再讀書，要了父親一百多萬，在新居樓下找了旺舖，開了月租兩萬多的髮廊。鄧么兒的生意不錯，下午偶然到店裡逛一逛，不久就聘多了一位髮型師，購置了兩台全新的焗油器，而她，經常呆在收銀台發怔，甚至作夢，也許夢中期盼著下一位推門的人是錦上村的大水牛。這裡有的時候人多，有的時候人少，沒有牛。她一直沒再見過了牛。

那一年以前，回歸了，煙花了，會展了，青馬大橋了，她最期待的青馬大橋了。她以為那一頭牛跑到那裡。

那一年以後，金融風暴了。

鄧么兒生意失敗是很雞毛蒜皮的事情，她甚至沒有向鄧公提起，也無人理會。才不過一間小店舖而已，鄧公買股票虧了好幾千萬，他不是哭就是醉，懶得理她。九七一週年，鄧公一家燒炭

自殺。只鄧么兒與幾位表姑舅父死不了。

白袍人救出生還者之後，也許抬到紅毯白床的時候給在場的鎂光燈照得太多，鄧么兒開始發現自己病了。她一直沒再見過了牛。

鄧么兒自僻遠的錦上村搬到市區，過不多久，又搬到更僻遠的地方。據聞，她自己一人搬到天水圍的天什麼地方居住。這裡，沒有牛，比她以前的家更小。

會考八分，無工作經驗，破碎家庭，社工早已把綜援表格寄到府上，然而，鄧么兒只望到姓名那一欄，下筆寫了“登”字，另一半寫不下去。她又記起前些年挺起胸膛的自己，留戀破喉大叫的自己。沒有牛，她仍做老本行，天什麼地方的街市裡有一間髮廊，旁邊的店舖只是賣豬肉的，沒什麼儀器，只有洗剪吹和染髮，收費也便宜了一截，什麼都比不上她以前的店，她是一名有時候幫忙收錢和開舖的洗頭妹。她沒學位，又不懂剪髮。唯一做的，就是每天穿得好看些，笑得甜些，用一雙寵上了天的手替人抹一大桶的洗髮液。她有時候感到自己就像妓女一樣，幹差不多的活，販賣自己有限的本錢，青春。想到這裡，她就反胃，想得多了一些，就想起那一頭牛。她一直沒再見過了牛。她像以前一樣，經常呆在收銀台發怔，甚至作夢，也許夢中期盼著下一位推門的人是錦上村的大水牛。

鄧么兒就這樣被我罵了好多次，幾乎失了這份唯一的工。她以為我不發現她返工的時候偷溜到街上找牛。

而分羹了她青春的人，也許很多，卻很短暫，而且廉價，只薄倖地送她六十八塊。那些人都不是牛。說到三千八百八十六句“啲水夠唔夠熱呀”以及二千九百零四句“仲有冇邊度痕”的時候，她才死心，沒有了牛；她才發現自己已經老了。

於是，她就不再認為自己的第一次是十分浪漫的事，只在乎，老了，仍然未嫁。

她不再霸道了，也不再漂亮了，她三十歲，沒錢，別的女孩子都化妝，她已比不上。所以她很快就失了這份唯一的工。

鄧么兒病得更嚴重了。她想了又想，日以繼夜去找那一頭失蹤多年的牛。牽牛為夫，織女為婦，她找不到那一頭牛，那一頭牛也沒有找她。織女、牽牛之星，各處河之旁。也許那一頭牛只是找不到她，也許仍在找。七月七日，得一會同矣。她也找，也許找到。然而，鄧么兒以為自己會一直守住自己，直至找到那一頭失蹤多年的牛。她卻找不到。她的丈夫不姓牛，也不姓劉，姓陳。她失業之後沒再工作，成了最平凡的一位陳太太，不霸道，不漂亮。期待已久的痛，不痛。後來，鄧么兒病得一直留在家裡，忘了自己的丈夫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，長什麼樣子，年紀多大，甚至他的名字…她只知道，她已經嫁了人。她說，她不是她自己了。

我在診所撒謊安慰她，她不是病，是懷了兩個月的孕而已。也許鄧么兒以為病好了，自然不知病得更重。即使表面如何地安份守己，已不再找，牽牛出河西，織女處其東，心裡仍然在找，那一頭失蹤多年的牛。也許有一天他真的造了鵲橋來見她。直到有一天，萬古永相望，七夕誰見同，幾經波折的西鐵落成通車。她一直沒再見過了牛。

半年後，鄧么兒是天水圍唯一沒搭過西鐵的居民。錦上村不是這樣子的，所以她不能推翻自己的記憶。這些年來她一直沒有返到故鄉，也許她是害怕見證了錦上村的不存在而察覺到自己亦已不存在。然而，始料不到的是，鄧么兒竟在某次西鐵延誤的新聞中望到那一頭她朝思暮想的牛，那牛的背影，在錦上路的候車月台悠然走過，大概是找不到以前吃草的地方了。

牠是香港最後的牛。晚間新聞重播的時候，又不見了。鄧么兒終於找到藉口，探一下很多年不見的表姑，順道到附近的特賣場買些日用品，剪了報紙的印花又可以到百貨公司買二送一五折的新鞋。諸如此類，總之去一趟。

然而，找不到牛，鄧么兒失落而回。星橋鵲駕，經年才見，想離情、別恨難窮。她告訴我，稍為有些印象的，只是遇到一位半洋鬼子的唐人。牽牛織女，莫是離中，見這傢伙衣著斯文，竟

然笨頭笨腦，怕他吃虧，就忍不住指點了他一下。甚霎而晴，然而，也不很記得那半洋鬼子。鄧么兒反問我，怎麼突然提起那一天的半洋鬼子，霎兒雨，霎兒風。不久後，香港迪士尼正式開了幕。

鄧么兒前一晚早已來到香港迪士尼應徵卡通人辦，不是要討微薄的時薪，而是尋找那一年的牛。然而，牛已不在那一年了，她也不在。按照我計算，根據歲差而出現的移位，織女星大概於公元14000年消失，成為新的北極星。

（五）

羅密歐返行前夕，有幸迪士尼樂園尚未開幕，於是，找我和一眾同事去海洋公園到處閒逛。只見他拎住觀光指南，順好幾十個號碼東奔西跑，逐一看，逐一拍照，逐一流連忘返又依依不捨，掛起一張小時候就恨了好久要來一趟的雀躍模樣。出於迪士尼樂園即將開幕的威脅，海洋公園到了晚上，竟也花車巡遊起來。沒有米老鼠和巴斯光年，海洋公園亦不能只有海豚和熊貓，於是又找了裝扮幼稚的十二生肖湊熱鬧。羅密歐一怔，黃皮老虎前面竟是殺人鯨，真的很像老鼠的老鼠（為免侵犯迪士尼樂園的版權）後面竟是長頸鹿，所有看不出亂來一通的孩子都不發現，沒有了牛。也許孩子們的教科書早已宣告了牛的絕種，故此，其後無人質疑。羅密歐稍一猶豫，轉身問我：“Hong Kong，沒有牛麼——”

我故作幽默的說：“有啊，要不中央屠宰，變了雪花肥牛，要不運到扒王之王。不過，似乎是澳洲牛。”

羅密歐又問：“沒有本地牛麼？”

我說：“以前，錦田有牛。那時候上了新聞喔，應該很多人都記得。”

羅密歐沉默起來，忽問：“咁而家仲有冇牛呀？”

我咧嘴一笑他的廣東話：“牛？——你估而家乜年代呀？”

但是，回程之時，河邊織女星，河畔牽牛郎，佇在候車月台

的幕門玻璃前，列車尚未到站，我們遇上了一頭怪異的牛。那一頭牛呼吸了天地靈氣，日月精華，早已成了千年修行的牛魔王。只見牛魔王穿起筆挺整齊的西裝，佇在錦上路的月台等候列車，未得渡清淺，相對遙相望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牛魔王已收起那一張牛的臉孔，只隱約看得見兩隻磨平了的小角。

相逢雖草草，長共天難老。他似乎想起了什麼，又似乎什麼都想不起來。又似乎只是一廂情願不再想起。終不羨人間，人間日似年。我想，也許他是真的早已忘記了什麼。

黃永亮

個人簡介：

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，主修文化研究，副修中文系。筆名：紅眼。曾修理科，散光，略胖，故作打扮，沉迷創作，嗜稿，致力兼任編劇，詩人，小說家，正職乃講故佬。字跡頑劣，敲鍵代筆。無神論者，怕黑，討厭動物。羨慕有翅膀的動物。想要一台時光機，以及讀心術。愛造夢，歸咎那一年十八歲揚言以文字雕飾我的成就。夜未眠，夢遊，走入另一世界，留下足印寥寥到此。

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。